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一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一

前集

外修門

恭敬

机汜七十而不敢釋恭

說苑成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
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汜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
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
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
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
七十常恐齊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七十而恭敬不已

說苑成成回季於子路二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
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馬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
為說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
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恭無人而不可

說苑物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
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擊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
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
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
遠耻辱也

戒謹

太廟金人之銘

家語觀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

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當詳而後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則有成網羅者也若何滄々不壅終為江河綿々不絕或成網羅則有成網羅者也不札將尋斧柯執也誠能慎之福之垠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宜在於其下亦能為百川官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辯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々兢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惠哉

魯廟敬器之戒

家語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侑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皇帝侑卮之戒

文子對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

先戒為寶

吳子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柰何無戒而不慎五本

說苑敬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

而貴毋敢以驕人四口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息此五者則無凶
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
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兩金石與血
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窆
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
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
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粟之君萬粟之主
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
而不慎五本哉

謹能勝禍戒能勝灾

說苑力勝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灾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
善者天報以禍

六者之戒

說苑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好害身無以嗜欲

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思過預防所以有誠

中說易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過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
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慎言切而不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
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動無過事其誠之功

中說文子曰誠其至矣乎有戒古之明主敬慎所未見悚
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所謹者大則其所立者亦大

管子形勢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
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武公九十有五不忘箴敬

國語譏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相楚左史也子亶其申公

子亶不出左史諂之舉伯以告夫伯楚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

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諂我舍我八十曰耄左史倚相曰唯子耄老

故欲見以交傲子交來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

序承受士於是不給也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矣武公衛侯公之子共猶箴傲於國箴刺也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師長士大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必恭

恪於朝之夕以交戒我間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位言諂善之言在輿有旅賁之規規二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

位謂之有官師之典謂之居寢有藝御之箴藝近臨事有瞽史之導

也謂之史不失書瞽也瞽瞽不瞽瞽失誦以訓御之御進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也謂之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蓋法曰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也湯周

昔曰文王至乎日中晏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

不敢驕今子國老而欲自安也以禦教戒者王將何為禦止也

尚謂之知此王謂之將度河為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謂之子亶曰老之

過也謂之名子乃驟見左史謂之賢侍中虞侍御唐尚書也

大戒

臺榭亡國之無

管子七臣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

追謂之循召也言馳謂之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

害也

以人為鑑

國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監古

監古所以知今

蓋死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
以危亡而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
前人也。

蔡之古視之往

管子辨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檢

三檢

揚子脩天下有三檢。制馬。說曰。檢。衆人用家檢。李輔。曰。家人自
所安。利者。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編於天下。

成

三敗

揚子。謂。言。敗。俗。司。馬。光。曰。李。輔。曰。本。謂。皆。作。音。義。曰。天。下。本。
不。知。而。接。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謂。好。敗。則。人。之。書。敗。先。王。
之。姑。息。敗。德。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敗。大。道。管。子。曰。

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且息休也。寡安就
德也。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力加切。

樂傷補敗

荀子。制。不足。以。藥。傷。補。敗。

無為故無敗

老子。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慎無敗事

老子。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懲

懲。搶。之。過。

淮南子。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以。車。敗。者。而。禁。天下。之。乘。

同

說死。嗜。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

類

堂谿公玉卮無當之喻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
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
而無當反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群臣
之語其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
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
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韓昭侯恐夢言泄於妻妾

韓非子

韓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密成踈敗

韓非子難事以密成語以吐敗。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

周密先王之所貴

管子言故先王貴周謂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

蛇喻人

日五化之謂周周密

君不察則失臣

管子前人主不周密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

言不密則傷身

管子論言不周密反傷其身



謹畏之象

老子德與兮若冬涉川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隣

其德退猶如拘制若儼兮其若客然天所造作也渙兮若水

之將釋除情夫欲日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也渙兮若水

也廣者竟大谷者空虛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守守不

照然不自專

畏事畏言

管子言故有事事也無事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

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不可因畏而廢事

淮南子論畏馬之辟也辨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

禍距公利也

慎在畏小

尉繚子慎在於畏小

畏懼

周公勝敵而愈懼

說苑辯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畏鬼

夜見立表以為鬼

淮南子論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捨其氣也

怯者雖有其具而不能施

抱朴子

怯者得馮婦之刀戰不能以格兕虎也

畏人

將軍不敢騎白馬

淮南子論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身識者一說曰凶服故不敢騎秦師大殺言其變凶服也專曰晉襄公與生女戎子墨衰敗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保成郭居也保饒人也狗不敢畜養豎人狗也

謹始

王通敢隋文帝以謹始

中說門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玩真開皇九載人

始一亞陳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

謂銅川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為亂必忽

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剛劑南朝謝以

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音

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者始也

善始

善始未必善終

莊子人間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乎陰以勝情至

至則多奇巧不復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常卒乎亂甚

始燧秦至則多奇樂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牛頭生於商事起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謂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

慎終如始無敗事也

說苑慎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靡克有終又見前

怠慢

懈惰簡慢之害

管子元執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

勤

古今之勤不同

亢倉子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

人儉

太上度不過制

管子先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雖有過亦不甚

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

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

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閑日財無耗

帶帶積積故曰儉其道平

堯舜之儉非世儒之所謂儉

子華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

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堦爲陋而有虞氏林戒於塗髮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瀆管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淫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虞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整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虞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上階塗髮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子華子姓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襲幅遂如神明

之居輯五端以見群后帶幅焉而人觀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佩環步趨中於堊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髮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可殺可豐可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髮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與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躬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桃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季文子妾無衣帛馬不食粟

國語謂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孟

子服之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華文子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多也然吾

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

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

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仲孫也

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八升

馬餼不過稂莠稂莠也稂莠也稂莠也

孫叔敖斃餅菜羹

韓非子外諸孫叔敖相楚校車柴車也牝馬斃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福下

聖人節於己而已

淮南子誠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汙之心奚

由生哉

帝堯不以臺榭衣食為務

淮南子精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櫛不斲素題不枘

素題不加采飾不枘者不施枘枘也枘者如雞珍恠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羈梁

之飯藜藿之美特之類也藜藿也藜藿也藜藿也藜藿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

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

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此輕天下之具也

帝堯身服節儉

淮南子注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

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越帝不

緣越帝也大羹不和粢食不穀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

五獄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

古者示民儉節

淮南子經古者上事不文木工不斷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隅用也冠無觚羸之理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尊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

儉節

齊桓練衣白冠而齊國皆儉

說苑辨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沃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白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晏子節衣服飲食以先齊國

說苑遊晏子朝乘弊車駕驂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驂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古之君子以儉為禮

說苑辯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知節則知足

孔叢子子思曰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衣服節而肌膚和

墨子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聖人適衣節食

說苑聖人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用藥不可無節

淮南子繆大較去水亭廢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

樸

謙退可以反朴

老子反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尊雌以喻卑卑人雖知

之強不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

在不復去聲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

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昧昧知其白守其黑為

常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在於已不復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

則長生久壽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

當守之以牙濁如是則天為天下谷常德乃足乃止也人能為

已復歸於朴復歸於朴當歸身於質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器

明疏為日月
分為五行也

反樸

淮南子濟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

吝

吝則天親

管子民吝於財者失所親

吝失人心

管子勸用財晉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

奢儉

季孟儉劉康公知其必長世宣子子家侈而知其必亡

國語謂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蒧內之國康公發幣於

大夫季文子子衍孟獻子仲孫皆儉叔孫宣子喬東門子家歸皆

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

樂作瑤臺酒池

新序樂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十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樂為酒池糟立

新序樂為酒池足以運舟糟立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鬪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囚拘之

紂為鹿臺

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

紂為象箸

韓非子論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立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晉平為車

說苑辨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為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樂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虞夏殷周為器漸奢而不服者漸衆

說苑桐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
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
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盥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後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
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
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
檝食器彫琢觴勺有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奢者不免於凍餓

荀子韓今天偷生智淺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羨為侈不顧其後俄則至安窮矣醜謂酸醜也是其所所以不免於凍餓

操瓢囊為溝中瘠也

廉

弦章不受賜魚

說苑君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矢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

周沐反教律然曰意物固相累物之相累者常相為累二類相召也有欲於物者物亦欲於然也相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諍又作信問也而問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庭不步庭也且子餘反莊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道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古注云夫身在人間則形不守形而忘身也如字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古注云夫身在人間則形不守形而忘身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節其非以自見也非古注者並係向解之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期莊周感吾穎游於栗林而忘真真有人辨之是忘其身人以吾為戮果為戮乎吾所以不庭也

貪風自上而下無異靡草
說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

智伯以得魏地而亡

韓非子論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非子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子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昭王貪欲無厭西戎不貢

孔叢子陳士義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秦昭王得西戎利刀以示門東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八寸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西胡胡部作如切切玉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

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亦云王曰
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
此以素防絕之也信我防素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
致不可不慎也

五君以貪欲亡國喪身

淮南子情夫仇由貪夫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田近晉之秋國也
以大鍾仇由是君貪開道來受鍾虜君利重棘之壁而擒其身
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
燕燕好味易牙燕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胡王
淫女樂之怨而亡上地獻王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
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上地秦地也使其此五君者通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

貪廉

伯夷盜跖名利雖不同而殘生傷性則一

莊子關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
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崔
好書曰捕方言云齊之北婦人而婦如謂之獲張指云婦人而婦如謂之獲張指云
謂大山也一云陵名

廉者常無求貪者常不足

中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賄賂

官以賄進則官事毀

管子註姦吏傷官法法傷則貨上流則官徒徒中毀在官者所
百以貨成也官事毀也

君子不許貨財之請

荀子遊心於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龍睡得珠

莊子冠御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驕云曰
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織也蕭亦音高織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謂從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
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
為齏粉夫

卷

二十一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一



新編類音集解諸子集要卷之二

十一

前集

外修門

名

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管子中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

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大半故曰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賓客

而白之乎急養尚懼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

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汗名漏天下壤可以為粟生粟則木可

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

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先王貴名

管子權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貴名起於誠實

荀子儒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

靜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尊道則積夸誕

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尊

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

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名可疆立

淮南子務脩名可務也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

取法則勵節抗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於南榮疇南姓榮疇

取聖道之獨亡於己身率霜露較躑躅涉山川冒蒙荆棘涉

救猶音躑躅履踐音躑躅不從音躑躅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舍重趼南見

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顏鄉曲里人也今陳

精神曉冷鈍間條達曉明猶鈍賢欣若七日不食如饗

太牢文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

天地達通也察分秋毫察分秋毫照稱譽葉語至今不休
傳相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疆立者勉

人激於名

說苑談叢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

功成名至

說苑雜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
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
而名隨之

名當與其高且大者

揚子字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
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名在乎德不在勢位

揚子神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吳秘曰
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曰君子德名為幾音同以梁齊趙

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楚平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
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只豈其卿只德音同有音同名音同豈其音同附音同勢音同於音同

名卿或雲陽宮記
云漢鄭朴字子真

美名可喜惡名可惡

劉子名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然偶逢禍見左傳狀盈大
者不必盡吉然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
善惡也今野人善見螭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爵
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惡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
其名利人也水名益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

毋曾子還朝亭名栢人漢后夜道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

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通迫於人連須為忘去後

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
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實名負偽名富

列子揚揚朱或云字子游於濟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兼廉斯負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辨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始政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負偽名富為善不以為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曰實無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偽名也偽名則得利者也則不足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伯察也

名者實之

列子揚揚揚揚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實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逆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逆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

為名之名亦可言次

揚子鏗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光曰畏無名者善名猶有所歸

名不可求

文子曰老子曰欲名是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天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

名不可多取

莊子馱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無為名尸

莊子無為名尸注無為謀府

名者凶器

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評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揚朱之言

有賢聖之名皆遭亂世之患

淮南劉堯使羿誅豷豷云云舜使禹疏九河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湯伐桀放之夏臺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

威名

鳴弦落鴈

說苑叢蒲且修繳身鳥鴈悲鳴蓬萊撫弓虎豹哀號

命名不可不謹

莊里丈人名子以盜而吏縛之

丑文子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

歐歐吏因歐之幾登

昔人名子曰樂吏之而不自悲

劉子辯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在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縛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殮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名

名實當則治

管子九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右督名

已有其實則人與之名

莊子蘇昔者子乎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宣王好名而忘實

尹文子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而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名而受實矣

衛人遺名而得實

尹文子齊有黃八公者好謙有一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無聘者衛有馮夫冒娶之果國色也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妹必美於是幸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遺名而得實矣

愚者慕名而不顧實用知者循實用而不問其名

淮南子脩今劍或絕側竈之鑿缺卷銘而稱以頂襄之劍則貴人之爭帶之絕天側竈無文鑿缺卷銘而稱以頂襄之劍則貴人之爭帶之

為劍之名劍給也琴或撥刺在繞閣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

爭鼓之撥刺不止在繞閣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

山之錐羊頭之銷錐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利金所出

羊頭之銷銷自羊子力金有利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錐鳴廉隅脩

營唐牙莫之伐山桐以為琴澗梓之腹錐鳴廉隅脩

字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銘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

銘利而不加如衆人莫遠慕聲不期得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

革鞞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焉而不期於濫脅號鍾濫脅音

鍾高音非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物

或事地頌

名同實異

玉鼠皆以璞名

尹文子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時

不取

有名無實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居寒清白濁如泥高

第能良怯如兒

孔子讀而儀秦行

揚子

或問儀秦學立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

餘年是夫曰詠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

甚矣鳳鳴而鷙翰也胡安曰然則子貞不為歟言子貞亦

曾破吳強曰亂而不解子貞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子貞

在解禍孔儀秦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

曰難之亦才矣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象龍不可以致雨

揚子知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辭難和以象似也言畫曰龍乎龍

乎信非也

羊質虎皮

揚子子吾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

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同馬光曰君子小

覲其

魚質龍皮

抱朴子 魚質龍皮似之而非見水則悅見鱗則愁

鳩傳隹翼

周生烈子 鳩傳隹翼羔皮豹文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鳳鳴鷙翰

見前揚子

虛名實害

康衢長姜子犬以善處而客不過門

尹文子 康衢長者字童曰善博字天曰善嘔賓客不過其門者二年長者恠而問之人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

盜名

盜名不如盜貨

荀子欲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人不論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負賤者皆是非仁人之情也柔屈就之也是為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鱣不如盜也如田仲齊人陵仲子史鱣為大夫字子魚賈直

名

非上以為名

管子法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立無用之虛名

子華子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

名之醜者人惡之

說苑談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君子不貴盜路之名

說苑同盜路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二

前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三

前

交接門

懷人之深雖聞見其似者亦為之

莊子無徐無鬼曰語女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

其所知而喜越國人有罪而流徙者也夫音扶去國旬月見所

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音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

久思人滋深乎夫逃空虛者句解云避禍於藜藿徒牙柱誅

也乎音生馳由放之音踉音位其空句解云踉而聞人足

音楚音聖也又曲然句解云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

聲音其側者乎但聞有人行步之言

矣平

全師

引領南望

國語 春秋相事以遷軫於諸僕軾車後謂大言四時緬然引

領南望緬然也

獨見

士成綺百舍重趼不息而見老子

莊子道天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願不辭遠

道而來願見百舍重直龍趼古蹟反而不敢息今

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而棄妹不仁也辛各妹未也

乃有貴餘之粒而棄妹不仁也辛各妹未也

子漠然不應生孰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

無介而見

孟孺子

孔叢子 孟孺子軒無介而見

不相請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塙二十年不相請謁

說

自天子至庶人贄各有義

說苑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到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為贄庶人以鷩為贄鷩鷩無他心故庶人以鷩為贄鷩者所以質也

高庭提贄以問於夫子

家語本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曠隔也山不以直直直為精氣不根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之道

於孔子

接見

温伯雪子見安而歎

莊子細子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姓温伯雪子也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

雪子曰往也來也見我今也又歎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云振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者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七容容一若龍一若

虎虎中若龍其諫我也似子何如子之其道我也似父

子何如子之其道我也似父何如子之其道我也似父何如子之其道我也似父

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郭曰月裁生

荀子臣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矣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不合

君子不強合非其人

說苑卷賢人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汚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選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人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人合於楚而封十世

延留

陸逢留又中子宿

中說卷孔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

遊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為之宿盡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

江湖鱸鮓非溝瀆所容也

陽橋

子賤至單父目迎之者為陽橋

說苑卷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離別

子高抗手高揖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交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曰始吾謂子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交推

與人交當推其長遠其短

家語黜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其甚於財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遠其短者故能久也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相踈

家語物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又曰見其死

穆子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

國語魯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地叔孫晉悼公饗之樂及鹿

鳴之三而後拜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舞夏文王各三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曰子以吾命鎮撫弊邑不腆先君之

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綱謂鹿鳴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

侯之故脫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金奏以金奏也肆夏一名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金奏以金奏也肆夏一名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金奏以金奏也肆夏一名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金奏以金奏也肆夏一名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金奏以金奏也肆夏一名樊遏渠天子所以饗

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和為每懷鄭司農云咨才為諷鄭司農云對
轉轉轉咨事轉為謀咨義為度言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賦使
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雖風雨不入其門

子思子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責不能盡其辭雖在風雨吾不入
其門矣

李孫終身莊居一日少懈而客以為厭已

韓非子外諸李孫好士終身莊居衣服常如朝廷而李孫適
懈有過失暫發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
遂殺李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合則雖遠猶親不合則雖近不通

淮南子疏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
合趨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君子先成己而後接物

揚子脩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脩其身而後交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吳日貨珍者價以倍猶如身脩者交
馬光曰先成己

薛收善接小人

中說執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顏加
也持兒

儀容必肅

管子形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善氣迎人親如兄弟

管子語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

入事當審

文子助祭者得嘗救闢者得傷

參而俞瘠

荀子參之而俞瘠者交也於交接非其道會
食食為參而更瘠也

同乎天和者不以敬忽為喜怒

莊子類彙敬之而不喜悔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自然也

孔子不式陳脩門者

說苑龍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立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立故不為軾也

慢其不可慢其失在我

中說周鄭和諧子於越公勣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中說

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視

視子猶蚤蝨之細

韓非子楊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從

君子必慎所從

家語本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慙而有危亡之敗也

名遊必擇其地

荀子勣西方有木焉名曰射音干本草葉名各有射干一名烏鳥

之執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荒非能長也
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蘭槐香是為正暗
蘭是也其漸思酒反弱也言香草長君子不近庶人
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所以邪僻而近中正也

衣冠

成子三可

孔叢子陳士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
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
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
將適趙公子平原君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
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營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曰曰國宮他曰將適齊田
氏蓋田和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

子也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
人願告所擇將往在焉子順曰齊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可
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鄰過平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作送以寶器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
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
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背衛三十里聞審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
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
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
者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若人如宮他
曰循先生之言言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
之魏王而升諸朝

君子之進也以人之力其用也以己之能然終亦有
所憑

說苑 諸子無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
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
君曰寡人間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
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
氏之學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厲則無失菟矣望見
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厲之者罪也孟嘗君
曰不然昔華舟祀梁戰而死其妻怨之向城而哭偶為之崩城
為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曰可為忠况
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者著之髮毛建之
汝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者折却破子死者何也
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
宋嘗見椶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
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依賢固不困

說苑 雜言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研家語斬而復行
者何以輔足衆也又親

託賢則跡光名顯附闇則身悴名朽

劉子 隴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綴羽
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
託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夜颺長澗非石質輕
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焉尾則一翥萬里
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接季足捷追越奔光接季是古之能走人
進首奔如光故言之
也若駕疲驪則日不涉一舍二十里為一舍驪力反非其輕
遲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
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
雖陶匠逞如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別幕音莫軍還而為
凱旋之人開
除去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空然以絲髮珠
圓羅縟雖女子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重風歛許勿至風

是東也見善折知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

所託必擇其可

說苑卷七八子哲曰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

國語晉重耳卜適齊狐偃曰無卜為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

困往
非其類者不可託

秦子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鹿羸馬能騶擊不可以寄雞

在己不在所託之人

己之美者雖在汚辱而可貴己惡雖如隆高而可賤
淮南子卷八璇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弗擇弊簞既甄在旃
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甄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託非其託

鳩巢苜蓿

荀子卷九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家鳩也巢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羅羽毛為巢者繫之葦苕言以髮繫之風至苕折

規正

君子好人非己小人好人諛己

荀子卷九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
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
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
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不為賊己也諂諛
者親諫諍者踈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
翁翁諍急此言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此之謂也

王疑正親朋之非義

中說 王疑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

告非其人

莊子推今休孫款也啓開也如空之冥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壁之若載駭以重馬樂鷄音亦以鍾鼓也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服善

夫子兄事子產晏子

家語謂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夫子曰夫子產於民為重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與人

與眾為善與眾為巧

尹文子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巧之巧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化成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

責人

仁義者多責

莊子德仁義多責郭象曰天下皆望其愛然

怨己責人

管子 生棟覆屋然怒不及弱子下在慈母操筆注言人以生

覆屋至但自谷而已不敢怒及他人至弱子下在慈母操筆棟若屋至金至而振怒也

責人以不能

鄧析子 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免驅逆走於庭水後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也

君子不責人

中說 懶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告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

和合

君子居人中則無有不和

說苑 謙夫仁者好合口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釋人在其間

群居

群居之道

中說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與賢

與賢者處日益與不賢者處日損

家語 林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他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蘭芷鮑魚之喻

曾子 蘭芷曾子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臆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晏子蘭本之喻

說苑叢書曾子從孔子於齊二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一一固辭
將行曾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
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
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地游必擇士居必擇地
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
不可不慎也叙語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謹

荀子大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小人贈
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蘭臣葉本斬於蜜
醴一佩易之此言香草然以假於其體一玉佩方可易買之也
子兼反此語古晏子春秋不同也正君漸於香酒可讓而得也
魚正直之性其所漸如香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也
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蓬沙之喻

說苑叢書蓬生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与之皆黑

君之近臣如絲之有染

墨子所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畢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
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
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
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幸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
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殺紂染於崇侯惡來厉王染於紂公
長父桀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
國殘身死為天下僂幸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
於管仲鮑叔管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戶
染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
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莊中行寅染於籍
秦高強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

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伸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无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幸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於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榮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老子耶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善也人

人猶教導使為

嬰兒與能言者処而自能言

莊子撈嬰兒生無石師石師石者匠名也謂无人為師匠而能

言與能言者処也

虛往實歸

淮南子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八簡其貴富而樂里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侍於君子其益豈止於為博奕之賢而已

揚子或問侍君子以博乎博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礼焉

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尔侍君子者賢

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

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宋成曰言但康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

此諸益豈特勝於无所用心而已哉

不可薰染

老萊子 堯不能化丹朱以為善瞽叟不能染重華以為惡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三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四

交接門

贈送

仁者送人以言

家語驪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規大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魯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人之號爾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須有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則須躬全行

子路請贈以言

家語好禮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

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以不強不達則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詰所敬議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晏子送曾子以言

晏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如以言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和氏之璧并里之杜耳良工脩之則為國寶習俗移性也

同前

荀子對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負於財請復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五月為禮菜徹而不反其常情也

君子

孔道有所資而後行

家語賦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故叔言於魯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

二子之財則立之道始將廢矣

韓非子野重耳出亡過曹曹君遇之無禮釐負羈待於前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禍不及禍來連我羈之有禍不及禍來連我羈也其今日吾君乃吾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羈曰諾戾置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入晉即位三年卒兵而伐曹今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違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今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

越使諸發以梅一枝遺梁王

說死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碩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懃之

與人者已愈多

老子頌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為人已愈有相濟起於有餘吝子生於不足

韓非子五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臙而相遺以水浴水難得故前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買人功使故飢感之春幼弟不饑

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

同

劉子蘇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渴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儉嗇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虻蠶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丐水執菴束火惟照以燻燻音燻而人不吝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去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給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悲惠及四鄰人之善蓋善惡之行下孟出於性情而繫乎飢饉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豐潤則之則仁惠廢也

窮易為德

說死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无有

輕施者好奪

中說輕施者必好奪

施在救乏

孔叢子施不在多在於救乏

賈

虛往實歸

國語鹿皮四分諸侯之使聖棄而入相載而歸

而歸也

五請

遠水不足以活鮒魚

莊子鮒莊周家貧故往貸粟韻語辨一於監評河侯文侯監文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列故者周頌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

曰鯨魚來嶺也音附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音波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鯨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小說不可以干大達

莊子嗣任如字公子為大鉤一作巨緇鯨魚五十倍音界以

為餌音平會稽音稽投竿東海巨且而釣期年不得魚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音驚揚而奮鬣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惶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音離離而腊

之自割音河以東音東而音而楚梧音梧以北音北

南莫不厭若魚若已而後世輕音輕才諷說之徒音徒

叔軛音軛自驚而相告也夫揭音揭竿累音累其於得大魚

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音縣其於大達亦

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音遠

孔季彥為崔駰見鄧備尉

傳叢子崔駰孝於太李音李而糧之鄧備尉欲餽焉音餽

而糧之鄧備尉欲餽焉音餽而未果季彥年九歲音九

豐期於救之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

奚從來有日嘉賦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

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頌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

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為也

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往江海以救牛蹄之魚

之類也鄧公曰諾

知已未頌不能自拔

劉子知龍之潛也慶雲采附則與魚鼈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

賞以與驚駑同權士之醫也知已未頤亦與庸流雜處

假借

假而不還

莊子

庚系

復音謂音不餓而忘人

謂德明曰復者温服之謂也

謂既也夫入

饋之此

所至

至謂今温服人之

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者以饋餽

饋之此至謂不獲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者以饋餽

夫子不假蓋於子夏

見前卷交接類

海文

夫子受魯人薄簋

家語駁魯有儉者魯有在兩銜者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士刑之

器

刑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

甑陋器也煮食薄簋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

其君食美者念其親五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嬾

反

夫子受魯人饋魚

家語謂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

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

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身祭兩入曰彼將弃之而

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

人之隅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孔子辭廩丘之邑

家語孔子自見齊景公公悅焉請致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

而不受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

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立亦甚矣於是遂行

曾子辭齊下鄉之禮

家語孔子從孔子子齊齊景公以下鄉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

曾子不受魯邑

家語孔子從曾子弊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

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交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又見

聲伯不受卻犇邑

國語謂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諸季文子於晉人執之聲伯歸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日請之車在聲伯之於六卻犇欲予之邑非受也聲伯如晉謝日請之車在聲伯之

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

而無大德而無大德則則留留也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若成叔有二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焉若成叔有二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位下下無大無大功而欲大祿皆然府也功而欲大祿皆然府也然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然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君謂新公勝敵而歸必立新家敵而歸必立新家謂勝也大夫稱家立新家不因

民不能去舊民不能去舊不能去舊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二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憂吾不圖矣若鮑氏有憂吾不圖矣鮑國曰我信不若子必常立矣

文子辭梁

國語謂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國語謂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負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備備則懼貳夫盈而不備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無憾憾則懼備備則懼貳夫盈而不備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壽保不知其他壽保不知其他鮑好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之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屠羊說辭從亡之賞

莊子莊子楚昭王楚昭王名轅平失國屠羊說屠羊說如字或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王反國將賞從反才用者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

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主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
強其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殯_殯之屠羊說曰楚國
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
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
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其高子其為_于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_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安施之名乎_說如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

叔敖戒子辭美地而受寢立

列子_謂孤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二怨子知之乎_{孤立}曰
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然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主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
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二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
子曰王_取如力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自寢立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
穢_音神_也又音_穢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
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立_在固_固與之至今不失

爰旌目不受盜食

列子_謂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_音之
盜曰立見而下_音爰旌目_音以_音餽_音之爰旌目_音二_音餽_音而後_音能_音視_音
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立也爰旌目曰請_音爾_音汝_音非_音盜_音邪
胡為而食_音爾_音我_音吾_音義_音不_音食_音子_音之_音食_音也_音兩_音手_音據_音地_音而_音歐_音死_音口_音之_音不_音
出_音咬_音嚙_音然_音遂_音伏_音而_音死_音狐_音父_音之_音人_音則_音盜_音矣_音而_音食_音非_音盜_音也_音以_音人_音之_音
盜_音因_音請_音食_音為_音盜_音而_音不_音敢_音食_音是_音失_音名_音實_音者_音也

子思受粟而辭酒脯

孔叢子獻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非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傾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取則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天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子思不受衛公子馬

孔叢子蒧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厚先生之繫也先生以降於鄙士蓋爲賓主之饋焉子思曰及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脯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况魚有爵賜不及車馬况今重羣公公子之盛旨則有階禮之僭焉若何信若重羣公則衛之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

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子思不受子方狐裘

說苑蒧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及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及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真以不敢當也

列子不受鄭子陽粟

新序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聞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
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
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
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
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田里不受不從佛肚不賞

新序佛肚以中牟畔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
與者身以大夫身從之至於田里田里中牟之邑也曰義死不避
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身寒
衣將就鼎佛肚脫履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里
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里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莫夫悅首智者
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
耻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說又規

弦章不受賜魚

見二十一卷廉類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

淮南子賦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晉大夫
攻鼓秋弗能下餽聞倫曰晉鼓之晉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
大夫而鼓可得也賦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
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
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
地而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卒兵襲鄭鄭
百里也過周以東鄭人弦高蹇他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
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
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二宰相與謀
三率明西伯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
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劫襲兵擊之大破之都鄭伯乃以存

師兵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
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
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
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
常法也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四

前終

